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三 处世之道（1）

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，也可以说更远了，但无论如何，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，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？

面对自己亲近的人，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？

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我们怎样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呢？

《论语》这部书，教给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、做人的规矩。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朴素，这些办法有时候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。

简单地说，它告诉我们的是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。

我们常常会说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；什么事情是好的，什么事情是坏的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对一个事情的判定，并不能简单地以应该不应该和好不好来区分。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，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，会直接影响到这件事的性质。

孔子特别强调做事情的分寸，“过”和“不及”都是要尽力避免的。

孔子提倡仁爱，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。

有人问他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

孔子的回答是：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

孔子给出的答案让我们乍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，其实这正是孔子告诉我们的处世的分寸。

孔夫子在这里提倡的是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。

他当然不赞成以怨报怨。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，一种怨恨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，那么这个世界将是恶性循环，无止无休。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自己的幸福，还有子孙的幸福。

而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。也就是说，你献出太多的恩德，太多的慈悲，你用不值得的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负于你的人和事，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。

在两者之外，还有第三种态度，就是用你的公正，用你的率直，用你的耿介，用你的磊落，也就是说，用自己高尚的人格，坦然面对这一切。

孔夫子的这种态度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要把有限的情感，有限的才华，留在最应该使用的

地方。

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，却忽视了心灵的荒芜和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。

物质的繁荣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更要求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时，要迅速地做出判断，选择属于自己的、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。

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：

父母对孩子关爱得无微不至，却常常招致孩子的反感；

亲密无间的好朋友，却常常做出彼此伤害的事情来；

有时费尽心机想和领导、同事拉近关系，却常常适得其反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怎样的关系才能称作“好”呢？

孔子认为，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，所谓“过犹不及”。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？

孔子的学生子游说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数”（shù）是“屡次”的意思。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（领导）旁边，虽然表示亲近，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；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，虽然看起来亲密，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。

有一个哲学寓言，名叫《豪猪的哲学》。

有一群豪猪，身上长满尖利的刺，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过冬。它们老是不知道大家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才最好，离得稍微远些，互相借不着热气，于是就往一起凑凑；一旦凑近了，尖利的刺就彼此扎着身体了，就又开始疏离；离得远了，大家又觉得寒冷……经过很多次磨合以后，豪猪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距离，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，保持着群体的温暖。

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尤其是都市里，原来的大杂院都拆了，建成了单元楼，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、十家挨着都送到的事了，已经没有大院一起过年、大人一桌小孩一桌的情形了。往往是同在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，邻居都认不全。

因为周围人际关系冷漠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了。

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。

你会觉得：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，我也会自觉地对他人好一点。你会觉得：你们家

有什么私事，比如两口子打架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！

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

大家真的应该听听子游的这句话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距离过近，必然要伤及他人。

那么，应该怎样与朋友相处呢？

子贡曾经问过他的老师，孔夫子告诉他说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勿自辱焉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看到朋友做的不对的事，你要真心地劝告，善意地引导，如果他实在不听就算了，别再说了，不要自取其辱。

所以，与好朋友相处也要有个度，不要什么样的事情都大包大揽。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三 处世之道（2）

《论语》告诫我们，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，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掌握好亲疏的分寸。那么，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，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？

父母和子女之间、夫妻之间、恋人之间，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？

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，说现代人的交往中，有一种行为叫做“非爱行为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非爱性掠夺。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，恋人之间，母子之间，父女之间，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之间。

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：一个对另一个说：你看看，我就为了爱你，放弃了什么什么；我就为了这个家，才怎么怎么样，所以你必须对我如何如何。

不少母亲也经常会对孩子说：你看看，自从生了你以后，我工作也落后了，人也变老变丑了，我一切都牺牲了，都是为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？

所有这些，都可以称为非爱行为，因为它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，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。

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如何为人父母的书，作者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女博士。她在书的开头说了一段非常好的话。她说：

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，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，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父母真正成功的爱，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，这种分离越早，你就越成功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，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的人中间，也应该保有。

无论父子女女之间，还是多年夫妻之间，一旦没有了这种距离、这种尊重，越过了这个尺度，到了《论语》中说的“数”这个阶段，彼此已经不独立了，就产生了隐患，离疏远甚至崩溃就不远了。

《论语》告诉我们，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，彼此之间留一点分寸，有一点余地。

这非常像禅宗所推崇的一个境界，叫做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。

这是人间最好的境界。花一旦全开，马上就要凋谢了；月一旦全圆，马上就要缺损了。而未全开，未全圆，仍使你的内心有所期待，有所憧憬。

朋友之道，亲人之道，皆是如此。稍微留一点分寸，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。

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，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，适度为最好。

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？

无论是份内的工作还是份外的工作，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？

对待工作，也有分寸需要把握吗？

“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也就是说，你在什么位置上，要做好本分，不要越俎代庖，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。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。

可能有许多大学生去外企实习过。你一进去，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会给你一个jobdescription，就是关于你的工作岗位的描述，告诉你，这个岗位是干嘛的。从一个文秘打字员，一直到高级主管，都有自己的岗位描述。

我们很多单位现在所缺失的正是这种岗位描述。我们对岗位往往有定性却没有定量。我们老是说：年轻人要好好干，一个人干仨人的活才好呢。认为这样是替领导分忧。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精神，谁的活儿谁操心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合起来才是一盘棋。

孔子提倡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，这里面隐含着前提，就是“在其位，要谋其政”，先把你那个岗位做好，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。

那么，在其位，怎么谋其政呢？

首先是做事的原则。

“子曰：‘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’”什么叫做“义之于比”？就是用“义”作为比照，作为法则。

孔子的意思是说，君子对于天下事，不刻意强求，不无故反对，没有薄没有厚，没有远没有近，没有亲没有疏，一切按道义行事。道义，就是行事的原则和标准。

其次是做事的方式。

在“言”与“行”之间，孔夫子更看重“行”。他很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的人。

他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爱说漂亮话，做出取悦于人的样子，在这种人里找不着真正的仁者。

孔夫子鼓励的是什么呢？是少说多做。做事要积极，说话要谨慎。孔夫子提出“慎言”，就是说话要小心，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。用老百姓的话说叫“祸从口出”，没那么严重的话，起码也是“言多语失”。

孔夫子的学生子张，要学习干禄。什么是干禄呢？就是做官。

子张想到社会上担任点职务，请教老师应该怎么做。孔子告诉他说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“多闻阙疑”，就是要先带着耳朵去，多听，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一放。我们常说一个人身体力行，那叫直接经验；而听听别人的经验教训，包括他经历的坎坷，走过的弯路，那是间接经验。你多听点间接经验，也有好处。

“慎言其余”，就是自己觉得有把握的地方，说话时也要小心。“则寡尤”，就会少了很多怨尤。

“多见阙殆”，就是要多看，有疑问的地方先放一放。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，井底之蛙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海阔天空呢？

你阅历丰富了之后，做事仍然要谨慎。这种谨慎在《论语》中被概括为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，要像站在深渊旁边一样谨慎行事，要像走在薄冰上一样小心翼翼。

多思、多想、多听、多看、谨言、慎行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“寡悔”，让你自己少一点后悔。

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人一旦知道做错的时候，一切皆成定局，无法挽回。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、抱怨，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，就能成功了。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三 处世之道（3）

这段话多实用！

“言寡尤，行寡悔”这六个字，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？

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小故事：

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，摔摔打打，特别任性。有一天，他爸爸就把这孩子拉到了他家后院的篱笆旁边，说：“儿子，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，就往篱笆上钉一颗钉子。过一段时间，你看看你发了多少脾气，好不好？”这孩子想，那怕什么？我就看看吧。后来，他每嚷嚷一通，就自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，一天下来，自己一看：哎呀，一堆钉子！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他爸爸说：“你看你要克制了吧？你要能做到一整天不发一次脾气，那你就可以把原来敲上的钉子拔下来一根。”这个孩子一想，发一次脾气就钉一根钉子，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，多难啊！可是为了让钉子减少，他也只能不断地克制自己。

一开始，男孩儿觉得真难啊，但是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都拔光的时候，他忽然发觉自己已经学会了克制。他非常欣喜地找到爸爸说：“爸爸快去看看，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，我现在不发脾气了。”

爸爸跟孩子来到了篱笆旁边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孩子你看，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，但是那些洞永远留在了这里。其实，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，就是往他们的心上打了一个洞。钉子拔了，你可以道歉，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啊。”

这个寓言，可以用来解读《论语》中的“言寡尤，行寡悔”这句话。

我们在做一件事之前，要想一想后果，就像钉子敲下去，哪怕以后再拔掉，篱笆已经不会复原了。我们做事，要先往远处想想，谨慎再谨慎，以求避免对他人的伤害，减少自己日后的悔恨。

说话要用脑子，做事要考虑后果，这是为人处世很重要的一点。

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懂礼节。

那么，在孔子看来，什么叫礼节呢？

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。他尊礼，守礼，行礼，并不是做给别人看，而是一种自我修养。

当做官的人，穿丧服的人，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，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，他也一定要站起来；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，他就小步快走，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。

对有官位的人，应该表示尊敬；对身上戴孝的人，他们是遭遇不幸者，也应该表示尊敬。对盲人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叫“弱势群体”，更应该表示尊敬。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，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，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。

这就是一种礼仪，这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。

孔夫子在其他场合也是这么做的。

《论语·乡党》记载：“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”“乡人傺，朝服而立于阼阶。”乡亲们一起行乡饮酒礼，仪式结束后，孔子总是要等扶手杖的老人出门后，自己才走，绝不与老人抢行。乡亲们举行驱除疫鬼的仪式，孔子一定穿着朝服，恭敬地站在东面的台阶上

这都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。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一个圣人做这点事，还用记载在典籍上吗？这不是谁都懂的道理吗？这是夸圣人吗？

其实，所谓圣贤的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，朴素得甚至让今天的我们都有些怀疑。这种故事就像发生在你的邻里，发生在你的家里。

但这是多么温暖啊。它让我们觉得圣贤未远。他依然在把自己感悟到的道理，体会到的经验，留给我们，一起分享。

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。孔子告诉他说：“修己以敬。”好好修炼自己，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。

子路一听，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了？不会这么简单吧？于是又追问，说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这样就行了吗？

孔子又补充了一点说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，再想法让别人安乐。

子路显然还不满足，又追问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

孔子又补充说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。”修炼自己，并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像尧、舜这样的圣贤之君还发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呢。做到这一点，难道还不够个君子吗？

《论语》中到处是这些朴素的、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故事，而很少长篇大论的大道理。我们不会觉得《论语》所说的道理遥不可及，而是会感到很温暖、很亲切。

孔子告诉我们的，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，而是如何做最好的自己。“修身”，是对家国、对社会负责任的第一前提。孔子和他的弟子力争做“最好的自己”，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对家国、对社会的责任。

别人曾经问子路：你的老师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子路没有回答。孔子后来对子路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回答呢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

当我发愤用功的时候，我可以忘了吃饭；当我快乐欢喜的时候，我会忘了忧愁。在这样一个行所当行，乐所当乐的过程中，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。这是孔子的写照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人格的一个写照。

儒家哲学说到底，是培养一种践道者，也就是培养一批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。这个阶层中的精英的品格，就是范仲淹所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（《岳阳楼记》）。他可以忘却一己的得失，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利益中。

这是一种信仰，一种情怀，一种社会担当。但其前提又是朴素的，是始于脚下的。修身养性、做好自我，就是起点。

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，抱怨处世艰难。其实，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反躬自省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，谨言慎行，礼行天下，修身养性，我们会少很多烦恼，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。

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，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分寸，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，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阳光般的能源，去辐射他人，温暖他人，让家人朋友乃至更广阔的社会，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。

我想，这不仅仅是《论语》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，它同样适用于 21 世纪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，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。这大概就是《论语》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吧。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四 君子之道（1）

大家读《论语》会发现，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：君子。我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，说某某人非常君子。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？

“君子”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，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《论语》，“君子”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。

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、界定、描述总结在一起，会发现，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。

做一个善良的人。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。

君子的力量始于人格与内心。他的内心完满、富足，先修缮了自我修养，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。

司马牛曾经问过孔夫子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？

孔子答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

司马牛又问：“不忧不惧，就可以叫君子吗？”

他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。

孔子说：“反躬自省，无所愧疚，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。”

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”。

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，而能够不后悔、不愧疚，这个标准说低也低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；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，大家想想，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，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。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。

孔子在给學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孔子一上来很谦虚，说“不忧”、“不惑”、“不惧”这三点自己做不到。

什么叫“仁者不忧”？

就是说，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，他的内心无比仁厚、宽和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，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、坦然。

什么叫“知（智）者不惑”？

在区区半个世纪之前，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，婚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动，从小到大可能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。人们的烦恼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太小。

但在当今社会，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，而是选择太多。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。

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。当我们很明白如何取舍，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“知者不惑”。

什么叫“勇者不惧”？

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“两强相遇勇者胜”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，足够开阔，你就有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，自然就不再害怕了。

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、知、勇，从而就少了忧、惑、惧。

孔子说这三条我做不到。子贡说“夫子自道也”，您说的不就是您自己嘛！

大家看，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，不是苛责外在世界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、精力，用来“苛责”内心。

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，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。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，厚道并不是窝囊，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怜悯别人很多的过错，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。

因此，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，既不抱怨老天爷不给我机会，也不抱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解我。

一个人内心没有了“忧”、“惑”、“惧”，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，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。

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，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。

孔子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，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、取悦于人。

真正尊崇学问的人，他的学习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。从书本上学，从社会上学，从小学到老，无非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。

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，有教养，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，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。

而“为人之学”又是什么呢？

它是把学到的知识当成工具，当成一种技能，以之谋一份职业，为自己谋一份福利。

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就是说，要想着提高修养，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。

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，在孔子看来，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，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，从身边做起，从今天做起，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。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，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。

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：

在一条小街上，三个裁缝开了三家裁缝店，每一家都想招揽最多的客人。

第一个裁缝挂出一块大牌子，上写：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。

第二个裁缝一看，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，于是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。

第三个裁缝想了想，难道我还能写是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？想了半天，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挂出去，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，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。

第三个裁缝的牌子写的是什麼？上面写道：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。

也就是说，他把视线收回到眼前，从当下做起，反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

做好自己的事，当一个善良的人，这是《论语》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。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呢？还不是。

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，是成为君子的前提。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，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，不仅是一个好人，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，他要胸怀天下，奋发有为。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四 君子之道（1）

大家读《论语》会发现，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：君子。我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，说某某人非常君子。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？

“君子”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，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《论语》，“君子”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。

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、界定、描述总结在一起，会发现，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。

做一个善良的人。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。

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。他的内心完满、富足，先修缮了自我修养，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。

司马牛曾经问过孔夫子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？

孔子答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

司马牛又问：“不忧不惧，就可以叫君子吗？”

他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。

孔子说：“反躬自省，无所愧疚，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。”

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”。

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，而能够不后悔、不愧疚，这个标准说低也低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；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，大家想想，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，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。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。

孔子在给學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孔子一上来很谦虚，说“不忧”、“不惑”、“不惧”这三点自己做不到。

什么叫“仁者不忧”？

就是说，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，他的内心无比仁厚、宽和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，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、坦然。

什么叫“知（智）者不惑”？

在区区半个世纪之前，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，婚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动，从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。人们的烦恼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太小。

但在当今社会，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，而是选择太多。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。

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。当我们很明白如何取舍，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“知者不惑”。

什么叫“勇者不惧”？

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“两强相遇勇者胜”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，足够开阔，你就有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，自然就不再害怕了。

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、知、勇，从而就少了忧、惑、惧。

孔子说这三条我做不到。子贡说“夫子自道也”，您说的不就是您自己嘛！

大家看，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，不是苛责外在世界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、精力，用来“苛责”内心。

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，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。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，厚道并不是窝囊，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怜悯别人很多的过错，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。

因此，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，既不抱怨老天爷不给我机会，也不抱

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解我。

一个人内心没有了“忧”、“惑”、“惧”，自然就减少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，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。

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，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。

孔子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，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、取悦于人。

真正尊崇学问的人，他的学习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。从书本上学，从社会上学，从小学到老，无非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。

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，有教养，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，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。

而“为人之学”又是什么呢？

它是把学到的知识当成工具，当成一种技能，以之谋一份职业，为自己谋一份福利。

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就是说，要想着提高修养，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。

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，在孔子看来，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，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，从身边做起，从今天做起，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。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，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。

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：

在一条小街上，三个裁缝开了三家裁缝店，每一家都想招揽最多的客人。

第一个裁缝挂出一块大牌子，上写：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。

第二个裁缝一看，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，于是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。

第三个裁缝想了想，难道我还能写是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？想了半天，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挂出去，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，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。

第三个裁缝的牌子写的是什么呢？上面写道：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。

也就是说，他把视线收回到眼前，从当下做起，反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

做好自己的事，当一个善良的人，这是《论语》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。但是不是做一

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呢？还不是。

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，是成为君子的前提。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，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，不仅是一个好人，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，他要胸怀天下，奋发有为。

第二部分

于丹《论语》心得之四 君子之道（3）

“比”这个字形，象两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，意思是说，小人喜欢结成小圈子，他不会融入大集体。

比如说开一个 Party，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；但是小人呢，他会和他最要好的人躲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，好像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。

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？还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小人之所以喜欢互相勾结，是因为他的心里有鬼，想通过这种勾结谋取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益。所谓“结党营私”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而君子则胸怀坦荡，因为他坦然无私，所以能够平和，能够以善意跟所有人走到一起。

中国一直以和谐为美，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？就是在坚持不同声音、不同观点的前提下，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，一种融入。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道。

因为君子和小人有这许多不同，因而同君子相处和同小人相处，情形会很不一样。

孔夫子说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《论语》的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，就是因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较。

说，同“悦”，高兴。一个君子你很容易与他相处，但是你又难以取悦他。假如你想以不正当的手段取悦他，他反而会不高兴。决不会说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，他就给你大开绿灯、大开后门。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时候，他会根据你的才干，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。这就叫“器之”。

小人的特点是很容易取悦他，但是很难与他相处。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比如说你给他施一点小恩小惠，帮他一个小忙，甚至你请他喝一顿酒，这个人就会很高兴了。即便你取悦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义的，是不正当的，他也还是会很高兴。但这样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取得了他一时的欢心，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地一路给你开绿灯，虽然你费了很多力气，花了很多钱财，打通了关节，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时候，他不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工作。而是求全责备，觉得你这儿也不够格，那儿也不达标，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费。他会想法刁难你，让你觉得很尴尬。所以这样的人你很难与他相处。

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。

《论语》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，除了要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，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。

一个君子的言行，应该是怎样的呢？

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、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；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，目标达到了，才淡淡地说出来。这叫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

孔子十分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，他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他认为，真正的君子应该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，少言寡语，但他的内心无比坚定、刚毅。

《圣经》说世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：射出的箭、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。说出去的话有时候就像覆水难收，所以一个真君子，总是先把事情做到，然后再去说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，叫“言过其行”。一个人说的多于他做的，是君子之耻。

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，而不是语言的力量。

君子崇尚实干，那么，一个真君子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？

在孔子看来，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。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，他说：“君子不器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。容器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合格地中规中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。

所以，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、与时俱进的。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，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。

人很奇怪，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，也就是态度决定一切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做的事情大体相同，但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。

我曾经看过十五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家写的一本书，在这本书中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，而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：

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，所有人都在汗流浹背地搬砖。

他去问第一个人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

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告诉他，你看不见啊，我这不是服苦役——搬砖吗？

他又把这个问题去问第二个人。这个人的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，他先把手里的砖码齐，看了看说，我在砌堵墙啊。

后来他又去问第三个人。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，他把手里的砖放下，抬头擦了一把汗，很骄傲地跟这个人说，你是在问我吗？我在盖一座教堂啊。

大家看一看，这三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却是三个层次：

第一种人的态度我称为悲观主义的态度。他可以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，他关注的是当下的辛苦，当然这也是确实存在的。

第二种人的态度我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。他知道自己正在砌一堵墙，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，他知道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，要对得起他的一份薪水、一个职务和职称，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器”的境界，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。但是他没有更高的追求。

而第三种人的态度我称为理想主义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滴汗，他都知道这是在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。他知道，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，他的付出一定会得到最终的成全。此时，他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，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梦想，关系到我们最终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。而同时，因为有了这个教堂梦想的笼罩，也成就了这样一个超出平凡的个体。

由此可见，“君子”这个《论语》中出现最多的字眼，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，是温暖的，是和谐的，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；而那个梦想，那个目标，既是高远的，又不是遥不可及，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，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。